



↑时尚的都市女孩,和广告牌中穿旗袍的古典女孩面对面。

→一位老先生在红墙墨瓦下舞剑。



优雅的台湾人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黄晓华

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个地方的人确实很难。但台湾人留给我的最深印象,却可以找到两个字——优雅。

在台南县虎头埤风景区的公园里,一位50岁模样的老人,推着坐在轮椅上的80岁左右的老人散步。轮椅上的老人手中握着一支刚摘的鲜花,脸上洋溢着微笑,一副怡然自得。人老了,同样可以优雅地活着。

还有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在台南县新化镇新化菜市场。在一大片大西瓜的包围中,一位妇女旁若无人地看着一份杂志,似乎毫不关心自己的买卖。我当时想,身居闹市中,能安然地看着杂志,也需要一份优雅的心情吧?

台湾人大多不见外,不惧生。曾经有多次,当我们以摄像机或相机对准一个路遇的陌生人时,被拍的人一点也不介意,更不会躲避,有不少人甚至摆出姿势或做个表情来配合我们。看来台湾人对镜头很有感觉。

台湾人不惧老。“人生七十才开始”,曾几次听到

台湾的老年人说这句话。有一次,听到两个妇女在比年龄。两人打扮得很时髦,看上去都像40岁左右,都以为自己比对方年龄大,结果争了半天,两人都是63岁,不相上下。

在台北一个繁华街区,还见识了台湾的“抱抱团”。3女1男四个年轻人举着“拥抱我”“自由拥抱”“拥抱需要”的牌子,微笑着与主动上前的陌生人拥抱。没有一丝狂热,也没有一点故作,如跟人握手般的自然。

在台湾期间,还特别留意了台湾人在办公室、家里或店面贴的一些警句或挂联,“嘴巴甜一点,理由少一点,脑筋活一点,度量大一点……”“立身只觉乾坤小,放眼方知宇宙宽。”“手把青秧插满田,低头便见水中天,心地清净方为道,退步原来是向前。”从这些文字也不难看出,主人希望拥有一份优雅的心境。

当一个岛上的居民在优雅地生活时,这个岛屿也变得优雅起来。

人文台湾

台湾角落掠忆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彭青林

倏忽之间,去台湾已是几年前的事情。但其间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感似乎没有丝毫消退,反而因为一直保持着关注和联系,这份记忆和感受甚至越来越清晰。

其实这份记忆之中,并没有太多声名赫赫的旅游胜地。行走在台湾的一个月,常常穿梭于喧嚣或宁静的街市之中,身旁是来来往往普普通通真真正正的“台湾人民”。看到他们的表情,听到那些我懂或不懂的话语,让我倍感亲切。在台湾普通社会生活的某一个小小的角落,也许一个村落、一条街道、一家店铺、一个人……你就会发现一些小小的故事、一段小小的历史,却能深深的留存在记忆里。

为什么?刚刚从台湾回来的时候我常这样问自己。彼时,在“肇造共和”的“首义之地”武汉,我踏着长江母亲河低沉的呼吸走进一条条通往老码头的街道,一元、二曜、三阳、四维、五福、六合……同样名字的道路在台湾的城市也曾经见到,一种共通的东西似乎顺着奔流到海的长江水联系着两岸。此时,在自然环境和台湾如此相似的另一宝岛海南,人们同样在岛屿的最南端享受着和《海角七号》一样的阳光、沙滩和湛蓝的海水,也可以像孟庭苇唱的那样,冬季到岛屿北端的城市来看雨。

路名:活脱脱的中国地图

穿行于街巷之中,不经意地抬头,一个个路名牌上,就有许许多多的故事。

“在台北市,也有武昌街、汉口街。”这是2007年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访问武汉时说的一番话。不仅仅是武汉,全国很多城市的人们如果到台北,都能找到以自己家乡命名的街道。

在台北市的中心地带,到处是以中国各地城市命名的街道,并且街道的位置大致按照城市在全国所处方位。从东北的吉林路、锦州街到南边的广州街,从西北的敦煌路到西南的西藏路、大理街,长沙路、南昌路在中间,开封街不远的洛阳街,梧州街紧邻着桂林路……活脱脱一幅中国地图。

命名街道的不仅是省会城市或大城市,也有很多街道以中小城市命名,比如临沂街、永康街、康定路、哈密路等等。台北如此,台湾其它的城市也是如此。

走在这样的街道上,不时会看见这样的情景:一所学校叫做“长春国小”、一个街心公园叫做“吉林公园”、一家店铺大大的招牌上写着“某某武昌店”,让人恍惚不知身处何处。

另外一些路名,比如察哈尔街、归绥街,作为省份或城市的名称它们已经成为历史,但在这里他们仍然现实地存在着。走进这样的街道,就像是走入了一段消逝的历史。

还有一些路名,台湾和内地不约而同地在使用着,也许你的家门口就有一条同样名字的街道。博爱路和中山南路曾经见证过海口和琼山的商贸繁华,而这两条路在今天的台北仍然是市中心最繁荣的街区。

更有民族路、民权路、民生路、三民路、中山路等纪念始创共和的革命先辈路名,为台湾和内地的很多城市共同拥有。而像以英勇抗日的张自忠、佟麟阁、赵登禹等国民党人命名的道路,除了台湾有,也凝固在北京、武汉等内地城市的历史中。

眷村:乡愁最多的地方

最近,台湾有一部戏剧大师赖声川制作的新话剧《宝岛一村》受到热捧,讲述的是眷村的故事。

我曾经走访过一个眷村。在高雄市左营军营附近,有好些个住宅区,村里弯弯窄窄的道路,路边立着“自强新村”、“自勉新村”之类的村名牌,极不整齐、五花八门的房屋,却有着绿树、甚至小块的菜园,在村中就能听见不远处高墙里军队操练的口号声。台湾的朋友告诉我,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眷村。

眷村,即台湾“军眷住宅”的通称。上世纪50年代初,从大陆撤退到台湾上百万国民党官兵和他们的眷属需要居所,于是在军营附近兴建房舍安排军人居住。更多的下层官兵则是自己动手,一砖一瓦的在空地上搭建起栖身之地,渐渐形成眷村。

走过一遍村中窄窄的道路就发现,这里的房屋从形状、结构到材料全都各式各样,几乎没有两间是相同的。在很多房子上面,还有用铁皮、石棉瓦搭建的部分,显露出建筑过程的艰辛。据说,最早的村民正是住在这些材料搭建的临时建筑里,建材中甚至还有四面透风的竹篱笆。而竹篱笆也成为台湾眷村的代名词。

艰苦与奋斗、温暖与亲情,这是台湾人自己对眷村文化的评价。

“你会说四川话嘛?”眷村里一位大叔听说我来自内地,用略带一点四川口音的“国语”打招呼。他说,他的父亲是四川人,母亲是说闽南语的当地人,他生在台湾,从没去过四川,也就跟父亲学了这么一点四川话。他的家庭正是眷村最典型的家庭结构。

老人们用不同的方言打着招呼。台湾的报章上说,眷村是台湾

能听到最多各地方言的地方,所有方言汇集在一起才成为眷村的语言。眷村也是台湾乡愁最多的地方,唯有在这里来自各地的人都是老乡,相濡以沫。

村里的老人们喜欢坐在村中的长椅上聊天,这些曾经的兄弟已经风烛残年。朋友指着一个院落说,这位老兵一辈子孤身一人等着大陆的妻子,但始终也没有找到,就这样孤零零地去世了,是周围的眷村第二代为他送的终。

夕阳西下,军营里传来收操的号声。朋友说,这片村落将会拆掉,而且现在眷村的第二代都陆续搬出,整个眷村冷清了不少。这大概也是台湾其它眷村必然的命运。

但是走出眷村的人似乎仍无法忘怀这里,才会有《宝岛一村》这样的话剧,而这部剧的主创和演员很多也都生长于眷村。但愿这样的戏剧也能在内地上演,因为台湾学者说过,眷村是台湾社会最重要的次文化之一,读懂了眷村,才能读懂台湾“外省人”。

书店:品味传统文化余香

书店是售卖文化的地方,但在台湾,书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。

有人说,台湾人更加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气质。若果真如此,那么台湾人爱读书的文化氛围也就是理所当然了。台湾的书店在这种氛围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,因为这里不仅是卖书的地方,也是读书的好地方。

著名的诚品书店自不必说。宽敞的店里就像是一座书籍的迷宫,书架之间可以看到各种姿势在看书的人,那种惬意与自由让人不能不羡慕。这里还有台北最浪漫的事情之一——在诚品书店通宵读书。很遗憾,我没能尝试。

除了诚品,台湾还有很多其它的连锁书店和小书店同样给人以享受。在主要商业街区和住宅区,一般都会有一家或多家书店,分布很密集。这些书店,规模不如诚品,但同样可以很尽情的看书。

书店里面可以坐的椅子很少,有的人站着看,更多的人站累了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这让我想起小时候,曾经有过同样的心情。那时,每天放学就钻到新华书店的角落里,找到一本喜爱的书,悄悄地读起来。只是没有在台湾书店看得这般肆意,害怕被书店的售货员阿姨发现。

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。”现在当然已经不再是“唯读书论”的时代了。但从中国传统中流淌下来的对读书的热情大家仍是一样的。现在,内地也有越来越多的书店开始学习台湾书店的理念,可以尽情读书,可以品味书香。